

“

【得了一种】听到 pjsk 的那首歌就想吐的病”“缩在便利店打工，奇葩 ecy 见得数不胜数”“【全世界】的二刺螈都在紫餐”……

若非“圈内人”，当你在微博上看到这几句似通非通、仿佛“密码”一般的话语时，或许会眉头一皱顺手划走。然而，它们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群体——“网络厕所”用户。

“网络厕所”戾气充斥，乱象滋生。2023年11月，中央网信办开展“清朗·网络戾气整治”专项行动，第一条便是坚决打击“网络厕所”“开盒挂人”行为。一年过去，“网络厕所”躲进了更深的阴影之中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“网络厕所”的用户不少是未成年人。记者调查发现，“网络厕所”难以根除的背后，似乎有着更加深层的原因。

部分隔空喊话式账号挂出他人照片及信息，攻击谩骂臭气烘烘 “网络厕所”为何禁而不绝？

A.

挂人施以网暴
社交媒体厕所号中，网友随意投厕

B.

虚幻的情绪宣泄

自怜，一面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他人
『投厕人』不乏未成年人，他们一面顾影

C.

神秘的“皮下”

动机，社交平台共享计划成助推剂
『网络厕所』运营者既有社交需求也有圈钱

在“网络厕所”中，除了被“投厕”的受害者，还有两个关键角色，那就是“投厕人”和“皮下”（账号运营者）。

明真从高一就一直混迹在“网络厕所”中，在微博上“投过厕”也当过“皮下”。在她看来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很复杂，在网络上可以把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说出口的话发泄出来，无论是诉说自己不幸福的现实生活，还是刻薄地骂遍所有人，都可以随心所欲，甚至能找到拥有相同经历的人与自己共情。“心疼宝宝”“心疼高柱（博主的谐音）”……在“网络厕所”里吐槽、倒苦水时，同一个“厕所”中的用户往往偏向于“投厕人”，在评论区附和，甚至帮其一起谴责被“投厕”者。明真将此形容为“抱团取暖”。

另一个原因则伴随着一点“虚荣心”。“有些人来到‘厕所’只是想要获得关注，看到自己发出的帖子有评论或跟帖，可能会认为自己也是个‘小明星’了。”明真说道。

记者了解到，在与自己相关的“投厕”内容中，“厕友”“厕妹”常把自己置于弱者位置，认为自己是受挫、可怜、羡慕他人的一方。关于自身的描述总是以负面居多，内容为对自己的厌恶，对日常生活、学习压力、身边同学、亲戚家人的抱怨等。而在投他人的内容中，他们又常将自己置于较高位置，对他人加以审判、贬低，对当时的“投厕”就属于此类类型。可以说，这些“投厕人”一面顾影自怜，一面又自恃清高，将内心的落差、不满外溢为对被“投厕”者的强烈恶意。

“这种一方面把自己置于弱者位置，另一方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谴责他人，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。”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

副院长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谭健烽表示，“在网络环境下，弱者的故事可以利用大众的同情心，引导舆论走向，进而对他人施加压力。同时，谴责别人也暴露了内心的自卑感，通过给别人施加道德压力来减轻自身的不安与焦虑。”

更严重的是，“厕友”“厕妹”存在明显的低龄化特性。“‘厕友’精神年龄都比较小，实际年龄也基本未成年”“‘厕妹’年纪都太小了，容易被网络环境中不好的一面误导”……对此，谭健烽指出，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暴力的原因涉及心理、社会和家庭等多个层面。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的叛逆阶段，他们热衷于寻求新奇事物。为了排解社交焦虑，一些青少年往往容易在小圈子内形成极端化的意见和情绪，进而引发群体谩骂、煽动对立等不良行为。同时，部分家庭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，父母对于子女的监督引导有所缺位，致使一些未成年人深陷网络并且遭受暴力信息的侵害。

实际上，长期混迹“网络厕所”，“投厕人”难以逃过可怕的心理反噬。

“我还算局外人都快得精神病了。”张韵是一名投过“厕所”的二次元用户。她表示，刚关注时还觉得很新鲜，但她慢慢发现，即使只是看看，自己也一步步陷入信息茧房中，负面情绪不断累积。她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戴着有色眼镜，对身边的人和事恶意审视、批判着。“还好及时抽身了，不然戾气会越来越重。”张韵说。

“精神正常的人谁愿意一直待在这种环境里啊？”明真对此也很清楚，然而，“网络厕所”仿佛有一种成瘾性的魔力，在吸引着她。

D.
治理的出路

不必隔屏寻求慰藉
厕所”的同时，共同努力，在打击制度、平台、家校网络少年

“网络厕所”如此猖獗，没有相关制约措施吗？实际上，“网络厕所”的整治，尚有不少难点。

“近年来，有关部门对‘网络厕所’进行了专项整治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‘网络厕所’的泛滥，但是在落地执行过程中，还存在着一些盲区和难题。”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赖凯声指出，“网络厕所”账号为了规避监管，通常会采用谐音、专业术语、英文缩写等方式发布内容，同时账号的名称也更加不易识别，这给有关部门实施有效监管造成了一定困难。

此外，目前我国还没有对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作出严格限制，因此未成年人可以较轻易地注册社交媒体账号。“从受众心理特征来说，负面信息往往对受众可能产生一种特殊的吸引力，再加上未成年人本身道德观、价值观尚不成熟，‘网络厕所’这种匿名的、隔空喊话bot带来的回音室效应、即时性反馈可以给他们及时的安慰和共情，使他们更容易打破传统道德框架的限制，所以‘网络厕所’号一旦建立，就能快速吸引到大批粉丝。”赖凯声强调，“但这种带有一定诱导式的传播模式，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将会造成长期的恶劣影响，让他们更容易往极端化发展。”

目前，我国已出台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》《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》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2024年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，2023年审结网络诽谤公案32件，判决有罪人数85人，同比分别增长10.3%、102.4%。但事实上，遭受“网络厕所”暴力的情况，远比上述范围更加广泛，而投诉举报的道也尚未完全畅通。例如，当记者拨打微博客服电话意图咨询投诉方式、维权手段时，因对方占线屡屡失败；在拨打微博注册地所在的相关举报平台的咨询电话时，也因对方占线而无法进行相关咨询。

“网络厕所”治理之道在何方？
赖凯声表示，应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制度。“当‘网络厕所’运营者把粉丝投稿转发出来后，这类账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用户，而具有了一定的网络平台属性。”他认为，有关部门可以研究出台相关规定，对粉丝量较大、每日发帖数量较多、内容信息特征明显的网络账号进行分级分类管理，同时加大对“网络厕所”等关键词的识别技术，当明显超出了个人表达、已经承担一定公共属性的账号发布了“网络厕所”相关显著特征用词时，及时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监管措施并予以处理。

赖凯声也建议微博平台重视加强关于“网络厕所”账号风险的日常防范和治理，结合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从完善“隔空喊话bot”账号身份验证、建立健全防范“网络厕所”账号风险的内容审核机制、优化用户举报机制、完善违规账号处罚机制、提升社区自律意识等方面入手，推进“网络厕所”账号治理，积极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。

同时，“网络厕所”的受害者也可以积极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广东省法律援助局法律援助规范编委会编委、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企业刑事合规部主任马新国表示，如果发现自己被“网络厕所”施加了网络暴力，可以利用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快捷取证功能，收集和保存侵权证据。同时，立即要求平台删除或屏蔽相关内容，并保留要求删除的证据。此外，还可以起诉侵权人，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、恢复名誉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，请求处理。

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教育同样至关重要。“家长可以从孩子的言行举止方面留意观察。如果发现孩子被网暴，一定要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，与孩子一起收集证据，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。”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、广东省中小学德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副主任苏鸿表示，“如果发现孩子是网暴的施加者，家长要保持冷静，不要简单粗暴批评孩子，避免孩子产生逆反心理。要加强亲子沟通，引导孩子认识到网络暴力对他人造成的危害，培养孩子的同理心，并鼓励孩子主动向受害者道歉，引导孩子学会尊重他人、控制情绪。”

苏鸿呼吁，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“教联体”建设，及时反馈学生在校内外的网络行为表现，共同制定教育方案，形成家校社教育合力；加强青少年的心理疏导和心理辅导，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支持系统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，增强心理调适能力；创新新时代德育课程内容体系，将网络道德教育与价值观引导列为中小学德育的重要内容。

治理“网络厕所”，任重而道远。事实上，不少“网络厕所”用户也期望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心灵港湾，而不必隔屏寻求慰藉。在采访的最后，明真说道：“如果你发现我在‘网络厕所’中出现的频率下降了，那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。这意味着我不需要逃离，已经勇敢、充实地在现实世界里生活了。”

明真（张韵、蓝虹均为化名）
（为保护未成年人和采访对象隐私，詹时、李小安、